

從聖武天皇《雜集》的整理研究 兼論其與敦煌文獻之關涉

王三慶

一、前言

1987年三月底，筆者有幸到了天理大學中語學科執教，面對著天理圖書館內豐富而珍貴的藏書，倘佯其中，其樂無窮。課餘之暇，以及寒暑假期間，也曾來到京都大學借閱圖書。面對著一些已經出版的古寫經卷，以及猶未出版的珍藏卷子，的確時常讓我聯想起奈良、平安朝時代，中日兩國官方以及民間人士，冒著生命危險，飄駛著風帆，往來於海上的情景，其對當時與後來日中文化之交流貢獻，不言可喻。偶然間，也會走訪奈良、京都的一些古老寺院，在幽邃寂靜的梵剎中，傳來平和均勻的鍾磬節奏和念佛誦經的聲音，不禁讓人想起禪淨雙修的山居生涯。不過讓我更為驚訝的是在殿落的一角，往往展覽著千百年來從唐土攜回日本國內的古鈔本或幾度再過錄的寫本，尤其每年四月、十月，東大寺正倉院的曬書展覽，看到如許珍貴的文物，其質量與層次之高，直可媲美大批的敦煌寫卷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惜的是這些珍貴的日本國寶往往是寺院中的鎮山藏品，平常本來就不輕易示人，哪來外國學者接觸與研究的機會。有幸的是在近年，日本學界開始從事廣泛而有計畫的調查與編印工作，已經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顯著的成果。

日本學者對於本國的傳世寫本或古籍，從書誌的記錄到整理研究，始終沒有間斷，卓然有成，如舉世共用的重要佛典文獻大正年間編印的《大藏經》，乃是最足以讓人稱道的一例。所可惜者，後來雖有敦煌相關文獻的收錄，作了第八十五冊《古逸部》的補闕，還是未完全充分利用完成更具全的佛典，致使其中仍然存留些許的遺憾於學界，至於其他非佛教文獻的卷子可資利用比較者仍然不少。唯近年留意此方資料學者已經日益增多，除了〈小野勝年遺稿宸翰雜集譯注（一）、（二）〉¹如丸山裕美子之大作《正倉院文書の世界——よみがえる天平の時代》²，對於正倉院

¹ 〈小野勝年遺稿宸翰雜集譯注〉（一），《安田女子大學紀要》第三十九號（2011年）第274～284頁及（二）第四十號（2012年）第343～354頁。

² 丸山裕美子著《正倉院文書の世界——よみがえる天平の時代》（2010年4月，中央公論社發行）。

所藏文書的掘發探討，既精且細，成果十分豐碩。其參與東京女子大學古代史研究會也編著了《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釋靈實集」研究》³一書，煌煌巨著，令人欽仰，凡此二書皆曾涉及敦煌文獻之討論或參校相關卷號。也因如此，筆者必須感謝池田溫先生慨贈的《書道藝術》⁴第十一卷，除了利用所贈該書資料發表過《杜家立成》書儀的探討與論述東亞書儀文化外⁵，如今擬以聖武天皇《雜集》之整理研究與敦煌文獻之關涉問題，作為一東一西，兩者文獻之間的呼應，並比較文字之異同，或掘發其特殊意涵，以補實諸家所不及處

二、《雜集》的內容整理和研究

有關《雜集》一書，日本知名前輩學者平野顯照曾有詳實的錄文及附加說明可資參考⁶，如今櫟括其文，說明如下：蓋篤信佛教的聖武天皇（724-749）讓位於皇女孝謙天皇（749-758）後，隨即以法滿為號而出家，並被奉為太上皇。天平勝寶八年（756）五月二日，以五六之齡駕崩，光明皇太后為其齋祭的第四十九日祈願冥福時，向盧舍那佛獻納天皇生前為東大寺大佛開眼供養的書寫品——聖武天皇《雜集》，根據「東大寺獻物帳」的目錄中曾經載錄有關此卷的文字：

雜集一卷 白麻紙 紫檀軸 紫羅標 綺帶
右平城宮御宇 後太上天皇御書

目前此卷存藏在正倉院中，以歷時久遠，經過幾度的修緝補裝，已非紫檀軸的原來樣式。所用白麻紙高 27 公分，共 47 張紙粘合成 2135 公分長卷，天地頭各有一線橫界，每行十八字，行楷小字書寫，尾題「天平三年（731）九月八日寫了」。時為聖武天皇三十一歲，正是中國唐玄宗開元十九年。唯今丸山裕美子已發表更精密的成果⁷，凡分八章，探討正倉院之文書及大佛開眼、聖武天皇及光明皇后、從國家與百姓、中央到地方行政，造寺、造佛、寫經，以及天平年間的國際交流等諸問題，不但說明了日本天平年間從上到下，從外到內之間的時代風氣與以長安為中心的整體絲路全貌，向東西兩端的擴散，其精采之研究成果令人感佩，已補闕平野氏研究之不足。

³東京女子大學古代史研究會編著《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釋靈實集」研究》（汲古書院，平成二十二年一月版）。

⁴中田勇次郎編集，《書道藝術》（東京：中央公論社，昭和五十七年十月新訂版、1976）第十一卷，內容都為聖德太子、聖武天皇、光明皇后之書物，其中第 31～67 頁即為聖武天皇《雜集》。

⁵王三慶著《〈杜家立成雜書要略〉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新國學》（成都：巴蜀書社出版，2000 年 10 月）第二卷，第 74～82 頁。

⁶中田勇次郎編集，《書道藝術》第十一卷，第 192c～205a。

⁷丸山裕美子著《正倉院文書の世界——よみがえる天平の時代》（2010 年 4 月，中央公論社發行）。

至於《雜集》全卷所抄錄之詩文，根據統計共有 145 首，卷首已破損，最初二首〈歸去來〉不知作者，以後依序有王居士〈涅槃詩〉 25 首、〈奉讚淨土十六觀詩〉 13 首、〈隋大業主淨土詩〉 32 首、真觀法師的〈無常頌〉一首、〈奉王居士請題九想即事詩〉一首、〈觀白骨歎無常詩〉四首、〈幡讚〉二篇、〈奉請文〉一篇、鏡中（越州）釋靈實之〈讚文〉 13 篇、〈祭文〉二篇、〈雜文〉 15 篇、〈周趙王道會寺碑文〉一篇、〈平常貴勝唱禮文〉一篇、〈序文〉五篇、釋僧亮的〈觀行內雜詩〉九首、〈寶人銘〉一篇、〈歸去來〉詩二首、〈隱去來〉詩三首、〈早還林〉詩十首、〈淨土〉、〈穢土〉各一首⁸。

眾所周知，聖武天皇與光明皇后竭力興隆佛教，建立盧舍那佛及營造其著名事業東大寺，故抄寫佛教有關的中國詩文並不令人詫異。可貴的是當日所錄的詩文如今盡是中國已經散逸的貴重資料。至於詩文的相關作者，王居士恐是隋人，隋大業主則是隋煬帝，真觀法師也是隋人，釋靈實應是唐人，周趙王為北周人，釋僧亮是梁人，全是活躍於中國六朝以迄隋唐時代的實有人物。只是煬帝的淨土詩已被判明為隋僧釋彥琮的淨土禮讚原詩，唐朝南岳沙門法照著《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及《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末》曾經援引，而用之於佛教的禮拜儀式。因此推測：彥琮歌頌寂光淨土情景的長詩稿，大概呈獻於煬帝，其後是否經過加筆改寫，以及不知如何被帶入宮廷，致使聖武天皇誤信為煬帝之作而遂錄。當然也可如此推考：因為《雜集》中的詩文作者釋靈實是開元時人，他也不知是彥琮的原來詩讚，而誤信為煬帝作品。所錄詩文除了釋靈實的獨孤公畫讚、豫且畫讚及二首祭禹文外，全是與釋教關涉的詩文，充滿憧憬淨土內容的思想。此外，對於聖武天皇抄寫或批覽此一詩文，影響其對佛教信仰的實踐，以及書跡的探討，因無關於本文的討論，就不再引介了。只是這裡有需要補充平野顯照說明的不足，以及存有值得商榷之處，今特依序進行如下討論。

（一）卷首不知名作者之〈歸去來〉是二首？還是三首的問題：

所以有此疑問是依照本卷書寫習慣，凡分首處必然抬頭留空，只是第二首〈歸去來〉看似接抄在第一首後面，成為聯章體式，句法卻全然不同於後一首的「35。77。77。77。777。77。77。」以及卷末二首聯章體「33。77。77。77。77。77。35。」的句式（阿拉伯數字代表每句字數，又凡「。」號則為該句押韻處，以下體例相同，不再註明。）何況這三首都是一韻到底，不同於第一首隨著「君不見」及「行路難」的換頭轉韻，如若不計以「歸去來」三字作為和聲的詩偈外，與敦煌本諸卷號《歸西方

⁸按此處所計與丸山裕美子、鉄野昌弘所計稍有小異，可參閱東京女子大學古代史研究會編著《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釋靈實集」研究・解題》，第 6 頁。

讚(一)》(P.2250)中的〈歸去來〉也是不同⁹。那麼，能否把換頭轉韻的「君不見」¹⁰視作另一首的開頭，而把句式歸納為「君不見 77. 77. 77. 77. 77. (行路難、轉韻) 35. 77. 77. 77. 77. 77.」因為這和齊梁以迄唐初的「行路難」或敦煌文獻中的《徵心行路難》句式更為近似，何況末句還有「徵本究莫及無名」的類似用語。如此分法還是不全然違背本卷的抄寫習慣，文義上更是獨立自足而不相連屬。

(二) 本卷內容之關係人事物：

本卷下署輔賢的「〈王居士涅槃詩〉廿五首」一題，從整理後所錄詩文僅有廿四首，是因漏鈔？還是原底本脫佚？無法查考。但是平野顯照已經提及這卷的詩文作者是活躍於六朝以迄隋唐的實有人物，卻受到篇幅的限制，未曾再加說明。因此，我們還是可以稍加補充，如《隋書·文帝四子》中曾經記載說：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¹¹。

《册府元龜》卷九百六〈總錄部：疾疹、禳厭〉條所載文字類似，則署名輔賢的〈王居士涅槃詩〉正是王輔賢本人的涅槃詩作，殆其晚年的自我告白，這不但符合六朝

⁹有關涉及〈歸去來〉歌讚課題的討論，凡有岩井大慧(1928)、矢吹慶輝(1930)、塚本善隆(1933)、佐藤哲英(1951)、廣川堯敏(1972.1984)、五十嵐明寶(2001)、施萍婷(1994)、張先堂(1996.1998)、林仁昱(1985.2001)等人，而統整後再進行微觀之深入論述者則為鄭阿財之《敦煌淨土歌讚〈歸去來〉析論》(原載《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4期，頁6~24，後收入《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第337~369頁。)一文，可資參考。據其整理統計，敦煌本淨土歌讚〈歸去來〉卷號凡有淨土歌讚〈歸去來〉P.2066、P.2250、日本守屋孝藏本、日本龍谷大學藏本、李氏鑒藏本(散錄540)、S.6631、P.2483、P.4572、P.3118、P.3373、北8346(文89)等，而分為〈出家樂讚〉、〈歸西方讚〉A、〈歸西方讚〉B、〈歸西方讚〉C、〈歸極樂去讚〉等三體五類，並以聯章體為主，偶為散篇。至於傳統文獻亦有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 730?)撰之《集諸經禮懺儀》(《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7冊，諸宗部)卷上及南岳沙門法照(747-821)於上都章敬寺淨土院述之《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末》(《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7冊，諸宗部)以及聖武天皇《雜集》(731)等文獻。

¹⁰郭茂倩《樂府詩集》有〈行路難〉62首。另敦煌本共有八件，凡分S.2672、P.2901、S.3017、P.3409、S.6042、Dx.0665及日本龍谷大學藏本，P.2555等四個系統，歷來研究者先後凡有宇井伯壽(1939)、關口真大(1957)、芳村修基(1958)、入矢義高(1961)、田中良昭(1961)、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與饒宗頤(1971)、任半塘(1987)、項楚(1993)、張勇(1999)等人涉及，而鄭阿財則有《敦煌禪宗歌詩〈行路難〉綜論》(原載《文學新論》第3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2005年07月，頁1~24，後收入《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第305~336頁。)一文，論述最稱完整，可資參考。

¹¹參見魏徵纂修，《隋書》(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標點本)，卷四十五〈文帝四子〉，第1232~1233頁。

預寫一己生命的文風，也說明他在晚年已經皈依佛教，嚮往淨土了¹²。

至於真觀法師（537～599）蓋智者大師門人，曾為安國寺製碑，開皇十五年於杭州虎林山建天竺寺，並迎師至揚州禪窟寺，上所著《淨名義疏》。十九年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三¹³。再者，興福寺沙門永超所集之《東域傳燈目錄》卷一載錄亦有釋靈實撰述之《鏡中集》十卷及《古今帝王年代曆》八卷¹⁴。周趙王為周武諸王之一，隋文帝受召入相，周趙王擬於家中命子進瓜，刺殺高祖，幸因元胄護持而出，後來伏誅。《隋書·經籍志、經籍四集道經佛經錄》卷三十五有《後周趙王集》八卷，劉昫撰《舊唐書·經籍志下》卷四十七作十卷¹⁵。又《高僧傳》卷十三也有釋僧亮傳，《出三藏記集》卷十二說：「荊州沙門釋僧亮造無量壽丈六金像記第四」，《法苑珠林》卷十五提到其為宋江陵長沙寺沙門，志操剛烈，戒德堅淨。常結西方願，造丈六無量壽像¹⁶。

凡此數人，的確都與佛教信仰關係密切，也是當時非常活躍的歷史人物，並有作品篇章的著錄，然而傳至於今者尠。可是如果把這些《雜集》中凡未署名的篇章都算在前人頭上，予以連繫一氣，卻也未必。如署名釋僧亮的〈像法吟〉後，還有〈性淨法身八詠并序〉及一篇並未署名的〈寶人銘并序〉，根據《歷代三寶紀》卷十一載錄：「〈至道論〉一卷……〈法界寶人銘一卷（并序）〉……」之後的總結云：

右一十二卷，武帝世沙門釋忘名著，名俗姓宗、諱闕殆，南陽人。為梁竟陵王友，曾不婚娶，梁敗出家，改名上蜀。……有集十卷，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見重於世¹⁷。

¹²根據丸山裕美子、鉄野昌弘編著《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釋靈實集」研究・解題》，第6～9頁之考訂，更為詳實，其參閱前賢及一己論斷，認為王居士為佛圖澄之法孫王明廣，《廣弘明集》卷5有「周前沙門王明廣請興法表」（CBETA, T52, no. 2103, p.118, c9-10），《全唐文》卷168有上官靈芝〈王居士塋塔銘〉，雖與以上所說不同，可資參考。

¹³《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續高僧傳》卷9第495頁，參見（CBETA, T50, no. 2060, p. 495, a22-b4）以及第49冊，《佛祖統紀》卷39第360頁下欄，（CBETA, T49, no. 2035, p. 360, c10-15）。又第52冊第256頁，《廣弘明集》卷22有其致言通敏先生果報論文一篇（CBETA, T52, no. 2103, p. 256, a19-c29），第55冊《大唐內典錄》卷5第284頁中下欄引及〈杭州真觀法師別傳〉（CBETA, T55, no. 2149, p. 284, b25-c6）。

¹⁴參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5冊，第1145及1165頁，參見（CBETA, T55, no. 2183, p. 1145, c4-14）及（CBETA, T55, no. 2183, p. 1165, a1-7）。有關釋靈實《鏡中集》十卷之著作在日本留存大批記錄，丸山裕美子、鉄野昌弘編著《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釋靈實集」研究・解題》第二、三節「二、鏡中靈實集について」「三、鏡中靈實集の傳來」（第10～20頁），曾有詳實的考訂，追索文獻記錄及判斷《雜集》中為摘抄，以及有關其傳來日本的相關探討。因此筆者也同意落合俊典教授提及《雜集》為「《釋靈實集》十卷」的部份轉錄，然非等於整體的十卷。

¹⁵參見魏徵纂修，《隋書》（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標點本），卷四十〈列傳第五·元胄〉，第1176～1177頁。

¹⁶參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第411頁上欄（CBETA, T50, no. 2059, p. 411, a3-22）、第55冊92頁中欄（CBETA, T55, no. 2145, p. 92, b23）及（CBETA, T53, no. 2122, p. 399, c3-26）。

¹⁷參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冊101頁上中欄，（CBETA, T49, no. 2034, p. 101, a10-b3）。

《續高僧傳》卷七也說：

釋亡名，俗姓宗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冠，稱為望族。……天和二年（567）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書……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書迎還云：法師秉心彌固，栖遊世表，玄圭啟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得曆；豈捐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名達咸陽，貴遊奉謁，隆禮厚味，彌增常限。以稱謂廣流，藏景難伏，誓當栖玄後德，便閑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又著〈至道論〉、〈淳德論〉、〈遣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空論〉、〈不殺論〉等，並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弟子僧琨，性沈審，善音調。為隋二十五眾讀經法，主搜括群籍，採摭賢聖。所撰諸論集為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披帙一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竹，體物賦詩，有篇什云¹⁸。

可見這篇〈寶人銘并序〉全名應作〈法界寶人銘一卷并序〉，而且不屬於前面署名的釋僧亮作品，乃梁時南陽郡人釋亡名宗闕殆之作，原為衣冠望族，竟陵王友，梁敗後出家，改名為上蜀（《大唐內典錄》卷5作「止蜀。」）。就此而論，凡是不會署名的作品也未必上屬前面題名之人。再者，透過〈寶人銘并序〉一篇的校勘，可以看出《雜集》錄文的正確性往往比傳世文獻較為可靠，更可看出古本之重要性。（詳見《雜集》所附錄文）¹⁹

（三）本卷整理文字及斷句之商榷：

關於《雜集》已經平野顯照之整理出版，採用傳統句圈為主，遇有缺文訛字都有表示及訂正，其成果表現十分具體，無庸置言。但是作為現代化的古籍整理仍有待加強，而幾個地方認字或斷句的錯誤，還有必要商榷。如彥琮〈願往生禮讚偈〉（即〈隋大業主淨土詩〉）或者釋亡名的〈寶人銘并序〉在異本的校勘下，往往可以判斷各本間文字的兩可或訛正優劣，此從筆者整理的清本校記已作說明。比較有爭論的是既無他本文字可作校讎時，只能利用篇章內在文理的校勘方式，才能看出原來整理時的一些問題，如：

¹⁸參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481~482頁，(CBETA, T50, no. 2060, p. 481, b10-p. 482, b15)，《大唐內典錄》卷10：「後周武帝世沙門釋亡名著論一十一卷別集十卷」第55冊第331頁下欄，(CBETA, T55, no. 2149, p. 331, c22-27)，又《祖庭事苑》卷，亦引部分字句《續藏經》第64冊第374頁，(CBETA, X64, no. 1261, p. 374, a11-12 // Z 2:18, p. 61, d3-4 // R113, p. 122, b3-4)。

¹⁹案陳祚龍撰，〈釋亡名と善慧大士の詩歌について〉（原收入《敦煌學海探珠》，臺灣商務書局出版，1979年），《講座敦煌7—敦煌と中國佛教》II—6（牧田諦亮、福井文雅編，東京：大東出版社，昭和59，1984），第471~499頁。

(1)、第一段「歸去來」在「行路難」後的數句，原整理作：

不如光同四眾眼。看聲色不關情□。五塵五境能調得，敵彼巖谷當千齡。
文義顯然不順外，也落韻了，因此，在沒有根據下，筆者依據文理改作：「不如光【宅】同四眾，眼看聲色不關情。五塵五境能調得，敵彼巖谷當千齡。」

(2)、又如〈畫錠光像讚一首并序〉前的四句讚文：

至像非色兮非空。法身離相兮有感。必通既雪冤兮沐霈澤。寔昭彰兮我大雄。
第二句的分界應在「有感必通」，而空、通、雄三字皆屬東韻，如此才能合押入韻。

(3)、〈祇洹寺經臺內功德讚一首并序〉序文前數句清本原作：

「夫生不動之國者。形像之因為取。廣無生之業者。泥染之漸攸積。況乎江夷感夢仲若之思。不稽郗超立誓。安道之妙斯辨。固銘心若在授手。可期有類屈申（伸）無違咫尺矣。」以上這段文字句讀錯漏脫文者不少，經過核對後，應校訂作：「夫生不動之國者，形像之因為取；廣無生之業者，泥染之漸攸積。況乎江夷感夢，仲若之思不稽；郗超立誓，安道之妙斯辨。固知銘心有在，機應遽逾於屈申（伸）；授手可期，感召寧違於咫尺。」如此校理才合於六朝駢儷體的文式句法。

似此造成文章扞格難通的斷句還有多處，如〈畫地藏菩薩像讚一首并序〉的讚文部分、〈為睦州別駕崔 祭禹文〉誤將「石紐」上屬，接連使後來句子錯斷而無法卒讀的情形可就不用再說了。

三、敦煌文獻的相關對應與比較

然而聖武天皇所錄的這份《雜集》，除了彥琮原來歌頌寂光淨土情景的長詩被誤解為〈隋大業主淨土詩〉，以及未曾加署釋亡名原作的〈法界寶人銘一卷并序〉，在傳統文獻裡還可找到部分的對應外，這群活躍於六朝以迄開元年間的實有人物，其作品都已消失不見，和光同塵了。幸有此一《雜集》保留了部份文字，其貴重自是不言而喻。可是《雜集》中原創者活躍的時間恰也是敦煌文獻見存跨度重疊的時間，當然也見證過這些作品的存在。因此，本節擬透過以下四例，查考《雜集》作品與傳統載籍、敦煌文獻共同關涉的問題²⁰。

（一）〈奉讚淨土十六觀詩〉十三首²¹與敦煌寫卷的關涉

有關〈奉讚淨土十六觀詩〉《雜集》只錄十三首，每首皆題各觀名稱，置在輔賢

²⁰丸山裕美子著《正倉院文書の世界——よみがえる天平の時代》第一章〈聖武天皇と光明皇后〉曾有標題「《雜集》と敦煌寫本」一節及《杜家立成》一書，提及末段三言四句與S.2156、P.2104及近百卷號以上的書儀問題（第23～36頁），可資參考。

²¹P.2066亦有十六觀詩，然為七言詩體，已是法照（747～821）後來之作。

〈王居士涅槃詩〉二十五首之後，是否也是輔賢之作，無法確認。然以詩風及作五言佛教詩偈而論，大抵出於六朝，與唐風七言為主的格式不同，縱使此說未必可信，方向應該大致無誤。考之十六觀名首見於宋·西域三藏量良耶譯的《觀無量壽經》²²，其後善導集記之《觀無量壽佛經疏·觀經正宗分定善義卷第三》則據經文之觀序從事先舉、次辨、後結的義疏²³。再者，淨遐所述的〈觀經十六觀讚〉曾經為南岳沙門法照（747～821）於上都章敬寺淨土院述的《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末》一卷記載，足見十六觀讚隨著淨土宗派的發展而備受重視，而且以各種形式加以倡揚。也因如此，敦煌文獻中也留下了P.2066、P.3156兩個寫本，前者為《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之卷中部分，間錄釋淨遐述之〈觀經十六觀讚〉及〈阿彌陀經讚〉；P.3156卷首雖然缺損，仍然存有「第七專觀華座開」以後文字，每觀皆用「第」字領頭，其異文又較P.2066及《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末》一卷之載錄²⁴為佳（詳參下註），故此部份擬題為〈觀經十六觀讚〉。倒是《雜集》〈奉讚淨土十六觀詩〉不但缺乏日觀、水觀、地想觀，而且觀名、次第與各本略有不同，值得留意。今將各書觀想表列如下：

佛說觀無量壽經	奉讚淨土十六觀詩十三首 ²⁵ (731)	善導集記(613～681)	觀經釋淨遐述、又P.2066、P.3156同(僅取首句)	大智度論卷十一 ²⁶ 觀出入息中復有十六行
為日想名曰初觀		就初日觀	第一初觀日在西	一觀入息
為水想名第二觀		二就水觀	第二觀水本澄清	二觀出息
為地想名第三觀		三就地想觀	第三寶地間黃金	三觀息長息短
為樹想名第四觀	02 寶樹觀	四就寶樹觀	第四寶樹七重行	五除諸身行
八功德水想第五觀	01 寶池觀	五就寶池觀	第五當觀七寶池	四觀息遍身
	03 寶樓觀	六就寶樓觀	第六應觀眾寶樓	六受喜
為總觀想名第六觀	04 捨觀			七受樂
為花座想名第七觀	07 花座觀	七就華座觀	第七專觀華座開	十心作攝
為想像名第八觀	05 像觀	八就像觀	第八寶像色圓珠 ²⁷	八者受諸心行
遍觀一切色想 09 觀	06 法身觀	九就真身觀	第九彌陀法主身	九無作喜
觀觀世音菩薩真實色身想 10 觀	08 觀音觀	十就觀音觀	第十觀音補處尊 ²⁸	11 心作解脫
觀大勢至色身相 11	09 勢至觀	11 就勢至觀	十一勢至大威雄 ²⁹	12 觀無常
為普觀想 12 觀		12 就普觀	十二觀身自往生	

²²宋·西域三藏量良耶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2冊，No. 0365，第340～346頁。

²³沙門善導集記，《觀無量壽佛經疏·觀經正宗分定善義卷第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7冊，第483頁，No. 1753，(CBETA, T37, no.1753, p. 261, b2-p. 270, b7)。

²⁴參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7冊(CBETA, T47, no. 1983, p. 483, a5-c1)。又敦煌本P.2066所載亦出釋淨遐述，前者每一觀皆七言四句，今表格僅列出首句。又敦煌本與《雜集》所列觀名、五言詩偈不同。案《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5冊，第1077頁，《慈覺大師(圓仁794—864年2月24日)在唐送進錄》卷1亦載「阿彌陀經讚一卷(沙門淨遐撰)」(CBETA, T55, no. 2166, p. 1077, b2)。

知是觀世音、大勢至 二菩薩助阿彌陀佛普 化一切是為雜想觀 13 觀	10 捻二菩薩觀	13 就雜想觀	十三丈六紫金容	13 觀散壞
是名上輩生想 14 觀	11 上品觀		十四生人行業高	14 觀離欲
是名中輩生想 15 觀	12 中品觀		十五生居九品中 ²⁸	15 觀滅
是名下輩生想 16 觀	13 下品觀		十六下生位最卑 ²⁹	16 觀棄捨

(二) 〈隋大業主淨土詩〉³⁰ 與敦煌寫卷的關涉

²⁵ 中田勇次郎編集，《書道藝術》第十一卷，《聖武天皇・雜集》第 44~45 頁上下欄。

²⁶ 原本為龍樹所撰，弘始四年（402 年），後秦鳩摩羅什（344 年~413 年）於長安逍遙園西明寺開譯，至弘始七年（405 年）譯訖，共 100 卷，參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5 冊第 137~138 頁，CBETA, T25, no.1509, p. 137, c27-p. 138, a15。案此十六觀行與《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之淨土十六觀不同，今列作參考。

²⁷ 「珠」P.3156 作「明」。

²⁶ 「補」P.3156 作「普」。

²⁷ 「勢至」P.3156 作「世祇」。

²⁸ 「居」P.3156 作「於」。

²⁹ 「位」P.3156 作「住」。

³⁰ 本詩僞實為隋僧釋彥琮之淨土禮讚，或因入藏隋室而被誤作〈隋大業主淨土詩〉，亦有可能傳入日本國後被誤題，實情已經無可考明。原詩經中田勇次郎編集，題作《聖武天皇雜集》、《書道藝術》（中央公論社，昭和五十七年十月新訂版）第十一卷，第 44 下欄~47 上欄、46 下欄，今簡稱「底本」，列在表格第一列。又大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集諸經禮懺儀》（《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7 冊；CBETA, T47, no. 1982, p. 471, b8-p474, c15）卷下，其「第五依彥琮法師（556-610）〈願往生禮讚偈〉，二十二拜，當旦起時禮，懺悔同前後」，共錄詩 19 首，每首前冠「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後有「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唯第 05、06 首改念「西方觀世音菩薩」及「西方大勢至菩薩」，今簡稱「智昇本」，其詩次列在第二列，校釋異文則依詩文內容拆列入校。第三列簡稱「善導本」（參見 CBETA, T47, no. 1980, p. 444, a22-p445, b11），乃沙門善導集記《往生禮讚偈》一卷，原據日本德川時代刊行宗教大學藏本及大日本續藏經整理而成，今輯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7 冊中，即所謂的「全淨本」，共錄詩偈 19 首，其中有「第五謹依彥琮法師願往生禮讚偈。二十一拜當旦起時禮懺悔同前後」，每首前冠「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後加「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又 S.2553 中題：「沙門善導願往生禮讚偈」亦錄有詩偈，或十句或八句，有同有異，共六首，今整理入此列中，凡不同者以藍色表示；北 8345（果 41）中題「善導師勸善文」，其第一首詩偈即底本之第十首，善導本之第七首，亦附入整理。第四列為沙南岳沙門法照於上都章敬寺淨土院述之《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末》，原為德川時代刊，大谷大學藏本，每首前冠「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後加「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CBETA, T47, no. 1983, p. 489, b5-c19），共錄詩偈 11 首，今簡稱「法照本」。第五列為敦煌本 P.2066，蓋為長卷，第一部份包首背題作「歸西方讚一部包首」，內題「咸通六年（865）二月【□】日僧福威牒」則作第二部份，然後始接卷軸，首題：「《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南岳沙門法照（747-821）撰」，今已北被整理入排《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冊古逸部第 1249~1251 頁，（CBETA, T85, no. 2827, p.1249, a5- p.1251a21），其內容凡有《佛說阿彌陀經》、《陀羅尼咒》、《又往生西方記驗》、《寶鳥讚》、《第八讚佛得益門》、釋淨遐〈觀經十六觀讚〉、釋淨遐〈阿彌陀經讚〉、〈維摩讚〉、〈涅槃讚〉、〈般舟讚〉、〈道場讚〉、〈無量壽佛讚〉、〈觀世音讚〉、〈大勢至菩薩讚〉、〈出家樂讚〉、〈淨土樂讚〉、〈請觀世音菩薩讚〉、〈六根讚〉、〈難識努力急急斷狐疑修福〉，然後即錄此 32 首詩偈，前有「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後加「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其後又接抄〈歸西方讚〉、善導和上〈西方禮讚文〉、〈歸西方讚〉、〈第九化生利物門〉、〈第十迴向發願門〉、並說明其行儀，尾

考此詩偈，凡有多種不同之異本，而敦煌文獻亦存兩種卷號，今特依序略述如下：

(1) 「底本」：即〈隋大業主淨土詩〉，前已被考知為隋僧釋彥琮之〈往生禮讚偈〉，或因上呈而入藏隋室，故被誤作〈隋大業主淨土詩〉。中田勇次郎將聖武天皇之相關文字匯集，題稱《雜集》，編入《書道藝術》第十一卷，此詩自第 44 下欄～47 上欄、46 下欄，今簡稱「底本」，文字則整理在表格第一列。

(2) 「智昇本」：即大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集諸經禮懺儀》卷下之「第五依彥琮法師（556-610）〈願往生禮讚偈〉，二十二拜，當旦起時禮，懺悔同前後」一節，共錄詩偈 19 首，每首前冠「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後有「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等懺，唯第 05、06 首改念「西方觀世音菩薩」及「西方大勢至菩薩」，今簡稱「智昇本」，詩次列在第二列，凡所校釋之異文則依詩文內容拆入於該詩欄列，並作異文說明。

(3) 「善導本」：沙門善導集記《往生禮讚偈》一卷，原據日本德川時代刊行宗教大學藏本及大日本續藏經整理而成，今輯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7 冊中，又稱「全淨本」，共錄詩偈 19 首，其中有「第五謹依彥琮法師願往生禮讚偈。二十一拜當旦起時禮（懺悔同前後）」，每首前冠「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後加「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今簡稱「善導本」，詩次列於第三列。又英藏敦煌文獻 S.2553 中題：「沙門善導願往生禮讚偈」，亦錄詩偈，或十句或八句，文字有同有異，凡六首，今整理併入此列中，不同文字則以「斜體字」表示。又北京圖書館藏號 8345（果 41）中題「善導師勸善文」，其第一首詩偈即底本之第十首，善導本之第七首，亦附入此列一併整理。

(4) 「法照本」：即為南岳沙門法照於上都章敬寺淨土院述之《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末》，原為德川時代刊行，大谷大學藏本，每首前冠「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後加「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共錄詩偈 11 首，今入第四列，簡稱「法照本」。

(5) 敦煌本 P.2066：蓋為長卷，第一部份包首背題作「歸西方讚一部包首」，內題「咸通六年（865）二月【□】日 僧福威牒」則作第二部份，然後始接卷軸，卷內首題：「《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 南岳沙門法照（747-821）撰」，今已整理編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冊「古逸部」。此卷內容凡有《佛說阿彌陀經》、〈陀羅尼咒〉、〈又往生西方記驗〉、〈寶鳥讚〉、〈第八讚佛得益門〉、釋淨遐〈觀經十六觀讚〉、釋淨

題：「《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此外，相類似之寫卷尚有 P.2963，則為卷下，而日本守屋孝藏本、日本龍谷大學藏本、P.2130、P.2483、S.5572、S.0370、P.3118、P.3156、北 8346（文 89）等，亦皆有其中相關文字，可資參校，今簡稱「敦煌本」。又第六列為北京圖書館藏 8350（服 28 號），首尾並缺，下半殘斷。

遐〈阿彌陀經讚〉、〈維摩讚〉、〈涅槃讚〉、〈般舟讚〉、〈道場讚〉、〈无量壽佛讚〉、〈觀世音讚〉、〈大勢至菩薩讚〉、〈出家樂讚〉、〈淨土樂讚〉、〈請觀世音菩薩讚〉、〈六根讚〉、〈難識努力急急斷狐疑修福〉，然後始錄此 32 首詩偈，每首前有「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後加「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其後又接抄〈歸西方讚〉、善導和上〈西方禮讚文〉、〈歸西方讚〉、〈第九化生利物門〉、〈第十迴向發願門〉、並說明其行儀，尾題：「《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今以卷號表示，整理入第五列。此外，相類似之寫卷尚有 P.2963，則為卷下。日本守屋孝藏本、日本龍谷大學藏本、P.2130、P.2483、S.5572、S.0370、P.3118、P.3156、北 8346（文 89）等，皆有相關文字，而廣川堯敏對於淨土「禮讚」也有精湛的比較研究，可資參考³¹。

(6) 北京圖書館藏 8350（服 28）：本卷首尾並缺，下半殘斷，北京圖書館入藏後誤接，上下片當拆。原卷無題目，今日擬作「淨土願文」，前為五言詩偈，共有十一首，每首詩次與「智昇本」之順次差皆為八數，據此，可以考訂本卷應為大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所撰之《集諸經禮懺儀》「第五依彥琮法師之〈願往生禮讚偈〉」部份，是以各首前冠「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後加「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全與「智昇本」同，今簡稱「北京本」，編入第六列。

根據以上六種系統，可將彥琮法師（556-610）原作之〈願往生禮讚偈〉在隋唐以後之傳衍情形，大致確認。若非敦煌本 P.2066 尚存 32 首，則聖武天皇《雜集》之〈隋大業主淨土詩〉便失去了驗證與對照。更無法看到善導大師及法照之如何改編〈願往生禮讚偈〉中的偈文及淨土思想，而「智昇本」所撰之《集諸經禮懺儀》一書，雖無明說根據的編輯底本，仍然假托彥琮之名，但從所選詩偈 19 首，仍然與「善導本」全同，不過改變詩偈次序而已。如今將各本詩次及異文校對後說明如下表，凡無異文者不出具說明文字，不標詩次者乃是該本無此詩偈：

1. 底本聖武天皇《雜集》(731)〈隋大業主(605~618)淨土詩〉共 32 首	2. 智昇(?-730?) 共 19 首	3. 善導(即淨全本 613-681) 又 S.2553、果 41, 共 19 首	4. 法照(747-821) 共 11 首	5. 古逸 P. 2066 (咸通六年 865) 共 32 首	6. 北 8350 (服 28 號)
01 法藏因彌遠，極樂果還深。異珎參作地，眾寶間為林。花開希有色，波揚實相音。	01 「花」作「華」，餘同。	01 「花」作「華」，餘同。	01 「花」作「華」，餘同。	01 全同底本	

³¹廣川堯敏，〈禮讚〉，《講座敦煌 7—敦煌と中國佛教》II-5（牧田諦亮，福井文雅編，東京：大東出版社，昭和 59），第 425~470 頁。

何當蒙授手， 一遂往生心。					
02 濁世難還入， 淨土願逾深。 金繩直界道， 珠網縵垂林。 見色皆真色， 聞音悉法音。 莫謂西方遠， 唯須十念心。	02 全同	02 全同	02 全同	02 全同底本	
03 道場一樹迥， 德水八池深。 往往分渠溜， 處處別行林。 真珠變鳥色， 妙法滿風音。 自怜非上品， 徒羨發誠心。				12 「別」「徒」 作「列」「空」。	
04 也聞嚴淨國， 剩起至誠因。 觀日心初定， 想水念逾真。 林宣上品法， 蓮合下生人。 寄言同志友， 從余洗客塵。		S2553 等第一 首作： 寶池嚴淨國 得水沐天人 見樹成三忍 蘭光發惠真 林宣上品法 華嚴往生人 相攜入寶閣 證得金剛身	03「也聞」「剩」 「寄」「余」作 「夜間」「垂」 「既」「餘」，皆 因形音近而致 訛，不如底本 佳。	03 「剩」「寄」	作「乘」「既」。
05 白豪山乍轉， 寶手印恒分。 地水俱為鏡， 香花同作雲。 業深誠易往， 因淺實難聞。 必望除疑惑， 超然獨不群。	04 首句作「五 山毫獨朗」， 「花」「誠」作 「華」「成」，若 與「實」對， 則底本佳，又 「因」作「困」， 誤。	04 首句與「智 又「困」「業」 昇本」同，不 如底本；「花」 「誠」作「華」 「成」，底本與 「實」對較佳。 對。		13 又首二句作 「五山毫獨朗， 四海目恒分。」	
06 放光周遠剎， 分化滿遙空。 花臺三品異， 人天一類同。 尋樹流香水， 吹樂起清風。 在茲心若淨， 誰見有西東。			04 「光」「花」 作「言」「華」， 兩可。	04 全同底本	

07 迴向漸為功， 西路稍然通。 寶幢承厚地， 天香入遠風。 開花重布水， 覆網細分空。 願生何意切， 只為樂無窮。	08 第二句及 「花」「只」作 「西方路稍通」 及「華」「正」。	06 第二句及 「花」「只」作 「西方路稍通」 及「華」「正」。	05 第二句作 「西方路稍 通」，第五句 作「開華住浮 水」，「只」作 「正」。	05 第二句作 「西方路稍 通」，「只」作 「正」。	
08 十劫道 先成 ， 嚴界 引群情。 金砂徹水照， 玉葉滿枝明。 鳥本 珠中出 ， 人唯 花上生。 敢請西方聖， 早晚定相迎。	10 「砂」「花」 作「沙」「華」， 通假字。「情」 作「萌」，並兩 可。	08 「花」作 「華」，通假 字。「情」作 「萌」，並兩 可。S2553 第 五首首句同， 餘作： 嚴界引群心 金珠變烏色 妙法滿空音 異類連哥讚 同飛入寶林 寶林化萬葉 萬葉頗梨宮 宮宮有佛會 會會聖人充	06 「砂」「花」 作「沙」「華」， 通假字。「情」 作「萌」，並兩 可。	06 「情」「砂」 作「萌」「沙」。	黑體字皆缺 文，以下同，不 再說明。「砂」 作「沙」。
09 淨剎本難儔， 無數化城樓。 四面垂鈴巾， 六反散花周。 樹貪香氣動， 水帶法聲流。 未嘗聞苦事， 誰復辨春秋。		S2553 第六首 作： 池渠寶岸上 無數化成樓 四面垂鈴匣 空滿散華周 樹含香氣動 水帶法聲流 未曾聞苦事 誰復辨春秋	11 首句作「淨 致國本無憂」， 義近似；「垂 鈴巾」作「懸 鈴匣」；又 「反」「貪」 「嘗」作「度」 「合」「曾」，大 較底本佳。	07 「難」「無」 「反」「貪」「嘗」 作「來」 「无」「返」 「含」「曾」。	
10 欲選當 生處 ， 西方 取可歸。 間樹開重閣， 滿道布仙衣。 香飯 隨心至 ， 寶殿 逐身飛。 有因皆可入， 只自往人稀。	09 「取」「仙」 作「最」「鮮」， 末二句作「有 緣皆得入，只 是往人希。」各 有可取。	07 「取」「仙」 作「最」「鮮」， 末二句作「有 緣皆得入，正 自往人希。」各 有可取。果 41 文句多誤次 及見註文 ³² 。	07 「取」「仙」 作「最」「鮮」， 末二句作「有 緣皆得往，只 自去人稀。」又 與諸本不一。	08 「取」「仙」 作「最」「鮮」， 末二句作「有 緣皆得往，只 自去人稀。」	01 黑體字皆缺 文，以下同，不 再說明。末二 句作「有緣皆 得入， 上 自往 人希。」

11 未知何處國， 不是法王家。 偏求有緣地， 冀得早無邪。 八功如意水， 七寶自然花。 於彼心能繫， 當必往非賒。	11 首二句作 「十方諸佛國， 盡是法王家。」 較底本佳。又 「花」「繫」，作 「華」「係」，通 假。	09 首二句作 「十方諸佛國， 盡是法王家。」 較底本佳。又 「花」「繫」，作 「華」「係」，通 假。		09 首二句作 「十方諸佛國， 盡是法王家。」 「無」作「无」。	03 「無」「繫」 作「无」「係」， 通假。
12 淨土無衰變， 一立古今然。 光臺百寶合， 音樂八風宣。 池多說法鳥， 空滿散花天。 已生得不退， 隨意晚開蓮。	12 「土」「百」 作「國」「千」， 又「已生得不 退」作「得生 不畏退」，並可 通。	10 「土」「百」 「花」「晚」作 「國」「千」「華」 「既」，又「已 生得不退」作 「得生不畏 退」，並可通。	08 「土」「百」 「花」「晚」作 「國」「千」「華」 「既」，又「已 生得不退」作 「得生不畏 退」，並可通。	10 「土」「無」 「百」作「國」 「无」「千」，第 七句作「得生 不畏退」。	04 「土」「百」 作「國」「千」， 又「已生得不 退」作「得生 不畏退」，並可 通。
13 已成窮理聖， 真有遍空威。 在西時現小， 俱是暫隨機。 葉珠相映飾， 沙水共澄暉。 欲得無生早， 彼土必須依。	03 「暉」作 「輝」，異體同 義；「早」作 「果」，義較 佳。	03 「暉」作 「輝」，異體同 義；「早」作 「果」，義較 佳。「俱」作 「但」，不如前 二本。	09 「暉」作 「輝」，異體同 義；「早」作 「果」，義較 佳。「俱是」 作「小則」， 不同諸本。	11 首句末二字 作「聖理」，又 「暫」「無」作 「暫」「无」。	
14 心帶真慈滿， 光含法界圓。 遍土花分映， 列樹蓋重懸。 聞香足是食， 見色本為禪。 生即無餘想， 誰云非自然。	07 上二句同。 後六句需接底 本第 17 下。 「花」「憊」作 「華」「希」並 通假字。	05 上二句同， 後「圓」作 「團」。六句需 接底本第 17 下。「花」 「想」作「華」 「相」並通假。		16 首二句同， 餘六句接底本 17 首後六句 無緣能攝物， 有想定非難。 花隨本心變， 宮移身自安。 希聞出世鏡， 須共入禪觀。	
15 千輪明足下， 五道現光中。 非引恒無絕， 人歸亦未窮。 口宣猶在定，心 靜更飛通。聞 名皆願往， 日發幾花叢。	05 「非」作 「悲」，較底本 佳。	18 「非」作 「悲」，較底本 佳。「花」作 「華」，並可。 S2553 第四首 作 「八風光內出 徐徐拂寶林 樹動華宮颺		14 「非」作 「悲」，較底本 佳。「無」作「 无」。	

³²文云：「欲覓當生處，西方取可歸。艱樹開重閣，寶殿逐身非。香飯隨心至，滿路普仙衣。有緣皆得往，自恨去人希。」

		樓飛蓋益從 網羅空裏覆 天樂繞千重 法響恒元紀 以下所接五 句, 除「花」 作「華」外, 餘同。			
16 慧力標無上, 身光被有緣。 動搖諸寶國, 侍坐一金蓮。 鳥羣非實鳥, 天類豈真天。 須知求妙樂, 會是戒香全。	06 「標」「被」 作「標」「備」, 雖異體通假, 不如底本。	19 「標」「被」 作「標」「備」, 雖異體通假, 不如底本。		15 又「標無」 「被」作「超 无」「備」。	
17 遠壽如來量, 遙音大士觀。 無緣能攝物, 有想定非難。 花隨本心變, 宮移身自安。 憇聞出世鏡, 須共入禪看。	07 下:「花」 「憇」作「華」 「希」, 並通假 字。	05: 下「花」 「想」作「華」 「相」, 並通假 字。		17 首二句同, 餘接 11 首後 六句 遍土花分映, 列樹蓋重懸。 聞香足是食, 見食本為禪。 生則无餘想, 誰云非自然。	
18 恒明四海色, 高貯一瓶光。 蓮開人獨處, 波生法自揚。 珠瓔和日月, 風樹合宮商。 儻如今所願, 何談得真常。				18 本首除首二 句同外餘接第 24 首後六句: 真珠和日月, 映地乃千光。 聞聲開舊習, 寶樹鏡他方。 絃歌空裏唱, 風樹合宮商。」	
19 光舒救毗舍, 空立引韋提。 天來香蓋捧, 人去寶衣費。 六時聞鳥合, 四寸踐花低 。 相看無不正, 豈復有長迷。	14 「毗」「空」 「費」「花」作 「毘」「宮」「齋」 「華」, 形近兩 通, 「宮」不如 底本。	12 「毗」「費」 「花」作「毘」 「齋」「華」, 形 近兩通。		19 「無」作 「无」。	06 「無」作 「无」。
20 勢至威光遠, 觀音悲意濃。 大小全相類,				20 「全」「能」 作「今」「餘」。	

左右共成雙。 花飛日日雨， 珠懸處處幢。 自嗟深有障， 所念未能從。					
21 印手從來異， 分身隨類同。 心至慈光及， 人盛寶池充。 見樹成三忍， 聞波得五通。 若解真嚴淨， 應觀土亦空。				21 「異」「盛」 作「寶」「感」。	
22 欲與三昧道， 止觀一經開。 心中緣相入， 掌裏見花來。 天樂非因鼓， 法服不須裁。 莫言恒彼住， 有力念當迴。				22 「止」「相」 「因鼓」「莫」 「念」作「正」 「像」「同彼」 「勿」「定」。	
23 普為弘三福， 威令滅五燒。 發心功已建， 繫念罪便銷。 烏化珠光轉， 風好樂聲調。 俱忻行道易， 寧愁聖果遙。	15 「為」「威」 「建」「繫」「銷」 作「威」「至」 「係」「消」，並 可，或為通假。	13 「勸」「威」 「建」「繫」 「銷」「化」 「俱」作「威」 「至」「係」 「消」「華」 「但」，並可， 或為通假。		23 「為」「建」 「銷」「好」作 「勸」「至」「消」 「妙」。	07 「建」「繫」 「銷」「俱」作 「至」「係」「消」 「但」，兩可或 為通假。
24 座花非一像， 映地乃千光。 鍾聲聞舊習， 寶樹鏡池方。 無灾由處靜， 不退為朋良。 問彼前生輩， 超斯幾劫長。	13 「座花」 「灾」作「坐 華」「災」，異 體通假；又 2-4 句作「聖 眾亦難量。蓮 開人獨處，波 生法自揚。」 較底本佳。末 句「來斯幾劫 強。」	11 「座花」 「灾」作 「華」「災」，異 體通假；又 2-4 句作「聖 眾亦難量。蓮 開人獨處，波 生法自揚。」 較底本佳。末 句「來斯幾劫 強。」		24 坐花非一 像， 聖眾亦難量。 蓮花人獨處， 波生法自揚。 无灾由處靜， 不退為朋良。 問彼前生輩， 來斯幾劫強。 首四句及末句 底本與諸本 異。	05 「座花」作 「坐華」，又3-4 句作「蓮開人 獨處，波生法 自揚。」末句作 「來斯幾劫 強。」
25 聖取明門入， 天衣業地居。 自覺乘通易， 即驗受身虛。				25 「入」「易」 「枝陰交異影」 「體」「逾」作 「人」「異」	

枝陰交異影， 光體一尋餘。 但能逾火界， 足得在金渠。				「枝陰萬里大」 「躡」「超」。	
26 樹非生死葉， 池無愛見波。 火來念聲少， 想成正觀多。 蓮中胎化親， 音內苦空和。 五門能早建， 三界豈還過。				26 「無」作 「无」，第三四 句作「舊會聲 聞少，新來 正士多。」「親」 「還」作「雜」 「難」。	
27 珠色仍為水， 金光即是臺。 以時花自散， 隨願葉還開。 遊池更出沒， 飛空互往來。 真心如向彼， 有善併須迴。	16 「以時花」作 「到時華」，較 底本佳；「如」 「須」作「能」 「修」，並可。	14 「以時花」 作「到時華」， 較底本佳； 「如」「須」 「真」作「能」 「修」「直」，並 可。又「葉」 誤作「華」。		27 「以」「如」 作「到」「能」。	08 「以時花」 作「到時華」， 「如」作「能」。
28 六根常合道， 三塗永絕名。 念須遊方遍， 還時得忍成。 地平無極廣， 風長是處清。 寄言有心輩， 共出一危城。	19 「須」作 「頃」，較底本 義完善。	17 「須」作 「頃」，較底本 義完善。「危」 作「苦」，並 可。		28 「無」「言」 作「无」「語」。	11 「無」作 「无」。
29 洗心甘露水， 悅眼妙花雲。 同生機易識， 等壽量難分。 樂多無廢道， 聲遠不妨聞。 如何茲五濁， 安然火自焚。	17 「茲」作 「貪」，較底本 佳。	15 「花」「茲」 作「華」「貪」， 較底本佳。		29 「眼」「無」 「廢」作「目」 「无」「癡」， 「如何茲五濁」 作「如何貪五 欲」。	09 「茲」作 「貪」，較底本 佳。
30 臺裏天人見， 光中侍者看。 懸空四寶閣， 臨迥七重欄。 疑多邊地久， 德少上生難。 且莫論餘事， 西望已心安。	18 「見」「事」 作「現」「願」， 同音通假，義 可通。	16 「見」「事」 作「現」「願」， 同音通假，義 可通。又「迴」 「望」誤作「迴」 「方」。	10 「見」「事」 作「現」「願」， 同音通假，義 可通。又「迴」 作「迴」。「已 心安」作「心 已安」。	30 「見」「事」 作「現」「願」。	10 除缺文外， 餘同。

<p>31 天親迴向 【日】， 龍樹往生年。 樂次無為後， 心超有漏前。 共沼花光雜， 隔殿網陰連。 欲敘莊嚴事， 妙樂豈能宣。</p>				<p>31 「日」字原抄脫，據補，「無」「光」「網陰」作「无」「開」「細音」，又最後一句作「妙絕不能宣」。</p>	
<p>32 一士安恒勝， 萬德壽偏存。 聊興四句善， 即歎十方尊。 微霑慧海滴， 漸信向城因。 迴與眾生共， 先使出重昏。</p>				<p>32 「霑」作「沾」，第六句作「願向智城門」，「焮」「昏」作「蒼」「昏」。</p>	

(三) 〈奉王居士請題九想即事依經摠為一首〉³³與敦煌文獻之關涉：

〈奉王居士請題九想即事依經摠為一首〉既奉王居士請題，應與前說王輔賢同人，只是作者仍然無法考釋。按「九想」又作「九相」，二者通假，為佛教不淨觀之九種屍身形像。勿論經文或是詩偈，對於九相之名稱亦不盡然相同，甚至所述止於九變死身相而已，唯有《雜集》與敦煌文獻諸本才多出生身四相，如敦煌九想觀詩，凡有 S.6631, P.3892、P.4597, P.3022, 上海博物館 48 (41379), Dlx3018 等五種不同內容，形式或五言，或七言；與《雜集》之五言詩也多差異，彌足珍貴。有關「九想觀」自川口久雄研究之後，凡有陳祚龍、林聰明、張錫厚、項楚、汪泛舟等人涉及，而鄭阿財則作一總結及較深入探討³⁴。如今再補《妙法蓮華經玄義》，以及添置

³³其原來文字是：「遊童歡竹馬 此是第一童子時。艷體愛春光 此是第二壯年時。老歷方扶杖 此是第三老時。違和遂痿牀 此是第四病時。已上四句贈生身時。神移橫朽貌 此是第一初死想。血染鬪狐狼 此是第二青瘀想。穴殘驚鳥鷲 此是第二（三）噉殘肉想。色瘞改紅庄（粧） 此是第四瘀想。連骨青如鴿 此是第五筋骨相連想。離骸白似霜 此是第六白骨離散想。年遙隨土散，世久逐風揚 此是第七九成塵想。已上九變死身，已下詩人見意以勸勉。

嗟矣含生界，悲哉輪轉鄉。四時何有樂，九變好无常。
始悟形名假，終知人我亡。徒然重冠蓋，空尔媚芬芳。
魚臭秦皇輦，虫臄齊后堂。顧瞻榮利族，併是倒戈房。
唯貴千金厚，寧哀五痛長。綺羅纏穢篋，珠玉佩虫囊。
海水真難淨，山巖實未藏。悽悽頽日下，索索逝川傍。
古人皆已沒，今余誠可量。聊開甘露藥，冀得瑩心王。

倩語沈迷者，悌君思道場。」考之敦煌文獻亦有「九想觀詩」，如 S.6631, P.3892、P.4597, P.3022, 上海博物館 48 (41379), Dlx3018 等五種不同內容，形式或為五言，或作七言，與此本五言詩多有差異，殊為珍貴。

³⁴鄭阿財，〈敦煌寫本「九想觀」詩歌新探〉（原載《普門學報》第 12 期，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2 年 11 月，後收入《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0 月，第 276～

鄭阿財文中已提之《雜集》與東坡居士《九想詩》，製成如下之圖表，用來說明敦煌文獻中的各色卷號與《雜集》，才能擁有所謂：「生身四相、九變死身」的共時性特色，以見一東一西兩地漢文獻饒富趣味的遙相呼應。

《放光般若經》	《妙法蓮華經玄義》	《大智度論》卷三 ³⁵	《大乘義章》卷十三	《摩訶止觀》卷九	《雜集》生身四相九變死身(731)	空海(774~835)《性靈集、九想詩》	S.6631、P.3022?	P.3892、P.4597	上博48	東坡居士《九想詩》
					第一童子時		嬰孩相1	初生想	作嬰孩	
					第二壯年時		童子相2 盛年相3	童子想 盛年想	作腫臃 盛少年	賞猶歡
					第三老時		衰老相4	衰老想	衰老時	
					第四病時、已上四句贈生身時		病患相5	病苦想	病在床	
新死相	死想		死想		第一初死想	新死想	死相6	死想	守魂空	新死相
筋骨束薪相 青瘀相	脹想青瘀想	脹相青相	脹想青瘀想	脹想青瘀想	第二青瘀想	肪脹想青瘀想	胞脹相7	胞脹想		肪脹想青瘀相
膿相血相	噉相	噉相	膿爛想	噉相膿爛想	第三噉殘肉想	方塵想				噉食相
					第四瘀想	方亂想				
食不消相	壞想血塗相 膿爛相	壞相血塗相 膿爛相	壞想血塗想 虫食想 骨鎖想	壞想血塗想	第五筋骨相連想	瓊骨猶連想 白骨連想	爛壞相8	爛壞想	爛壞時	血塗相 肪亂相 骨連相
骨節分離相	骨想	散相骨相	分散想		第六白骨離散想	白骨離想	白骨相9	白骨想	停孤墳	骨散相
久骨相 燋相	燒想	燒相			第七九成塵想，已上九變死身，已下詩人見意以勸勉。	成灰想				古墳相

(四) 其它部份與敦煌寫卷的關涉：

304 頁。)一文，可資參考。

³⁵又《般若波羅蜜經》與《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之九想與本論近同，僅個別字異。

至於《雜集》中的其他文字可與敦煌文獻進行比較者仍然不少，如：〈畫彌勒像讚一首并序〉、〈畫錠光像讚一首并序〉、〈畫彌勒像讚一首并序〉、〈祇洹寺經臺內功德讚一首并序〉、〈畫地藏菩薩像讚一首并序〉、〈盧舍那像讚一首并序〉、〈畫觀音菩薩像讚一首并序〉、〈瑞應像讚并序〉、〈迦毗羅王讚一首并序〉、〈毗沙門天王讚一首〉、〈畫釋迦像讚一首并序〉、〈劉明府八日設悲敬二田文〉、〈大善寺造像文〉、〈法花寺造淨土院文〉、〈大興寺造露盤文〉等大批的造像、畫佛諸讚文，以及寺廟的法器文物，盡是虔誠信仰和布施功德的表現。這在敦煌文獻及壁畫，或者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的相關資料很多，從嚴可均諸人輯本的《六朝文》或《全唐文》等，也都可以找到大批的對應材料。如〈00179 三世像讚并序/4/5041〉、〈00447 三如來畫像讚并序/3/2370〉、〈00730 大羅天尊畫像讚并序/3/2371〉、〈00905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讚/3/2371〉、〈07477 刺史兼殿中侍御史薛公敬造石阿彌像讚并序/4/5039〉、〈21907 繡西方像讚并序/3/3105〉、〈22608 釋迦牟尼如來像讚/3/2371〉等，便存有大量的史料，尤其晚近整理出版的石刻，更值得留意。至於敦煌 P.2072 亦有〈慶像讚〉，凡此皆有呼應之處。

另外一部份則是《雜集》中與齋會相關的文字，如〈為人父母忌齋文〉、〈為人父忌設齋文〉、〈為人母遠忌設齋文〉、〈為人母祥文〉、〈為人妻祥設齋文〉、〈為人妻妊娠願文〉、〈為人息神童舉及第設齋文〉、〈為人為息賽恩齋文并為母慶造經成了〉、〈為人社齋文〉、〈大善寺造橋文〉、〈七月十五日願文〉等篇目，在上述諸書中仍然不少，如〈07228 皇帝為太子生日設齋表/4/4348〉、〈09548 設齋疏/1/625〉、〈10200 章敬寺設齋敕/4/4660〉、〈14087 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1/19〉、14487 減損永壽節臣寮設齋供敕/4/4708、〈15042 為太平公主五郎病愈設齋歎佛文/2/1092〉、〈16029 禁國忌日設齋行香詔/1/340〉、〈18695 增設齋人數詔/1/336〉、〈18714 慶陽節設齋敕/4/4692〉等，真是不勝枚舉。這兩部分的文字都與敦煌文獻有著共同的交涉課題，如 P.3800 《齋文一卷》收錄〈縣令殞夫人設大祥〉、〈阿師子度得〉、〈慶鍾〉、〈滿月〉、〈慶橋〉等五篇，北 6851V 僅題《社齋文一本》，從題目到內容，都足以說明與《雜集》或《全唐文》中的齋會文字性質一致。此外，如《諸雜齋表歎文壹卷》或者 P.2915 《諸雜齋文一卷》等，小題即有〈亡考文〉、〈開經文〉、〈燈文〉、〈亡妣文〉、〈願文〉、〈尼大德〉、〈亡和尚〉、〈都頭〉、〈亡女〉、〈亡弟〉、〈亡姊〉、〈亡兄〉、〈重病〉、〈亡尼〉、〈願文〉等不同的篇題；題目後還有〈天兵文〉、〈法師〉、〈禪師〉、〈律師〉、〈幡〉等五篇。P.2820 《雜齋文一卷》抄錄了〈賽願平安文〉、〈綱社平善〉、〈生日〉、〈不安求善〉、〈社眾弟子設供〉、〈三長意〉、〈亡父母同用〉、〈橫事〉、〈慶經〉、〈亡考〉、〈□夏 難月用〉、〈論義道士答言〉及有〈亡考〉、〈亡夫〉、〈亡妻〉、〈亡兄〉、〈男意〉、〈亡女〉、〈還願意〉、〈平安文〉、〈生日〉、〈慶功德〉、〈齋意〉、〈忌日〉等篇章，勿論題目或內容，都是如此似曾相識，遙相呼應。

尤其《齋琬文》一書，內容分為十大類，各大類中還分多種小類，以第七、八、九類之細目而言，如「七、悼亡靈：僧尼、法師、律師、禪師、俗人考妣、男、婦女。八、述功德：造繡像、織成、鐫石、彩畫、雕檀、金銅、造幡、造經、造盒、造陳品、造浮圖、造炊輪、開講、散講、盂盆、造溫室。九、賽祈讚：祈雨、賽雨、賽雪、滿月、生日、散學、閃字、藏鉤、散講、三長、平安、邑載、脫難、患差、受戒、賽戒、入宅。」即可看出各種齋會的盛行，而 P.3129 京右街副僧錄內殿三教首座光道大師賜紫仁貴撰之《□□□□□□》卷下³⁶，所列的三十八篇在齋會中宣讀過的實用文字，其篇題如：

- | | |
|---------------------------|---------------------------|
| 〔安化柳僕射（柳陟？）疾愈賽願文〕并喜男觀省文 一 | 僧尼大德先備香花擬將法門寺供養值兵戈阻隔迴造筵 二 |
| 〔□□〈西山〉和尚忌日文 三〕 | 慶州高僧安和尚忌日 四 |
| 節度副使孫尚書慶宅 五 | 道標村賀雨〔賀息兵免禍兼慶影燈文 六〕 |
| 故尚父忌日文 七 | 田夫為子移居慶修造 八 |
| 李侍中為亡男十五郎司空追七〔九〕 | 〔慶經并捨墮〕文 十 |
| 寧州慶鍾樓 十一 | 淨戒大師慶印金剛經 十二 |
| 田常侍慶〔畫祇園壁 十三〕 | 易常侍慶功德及鳳翔未解圍遙乞平善 十四 |
| 西隱三藏為先師中祥 十五 | 〔朝武相公遠忌文 十〕 六 |
| 邠寧太保生日 十七 | 雲陽和尚大會 十八 |
| 邠寧太保慶道場 十九 | 〔□□為國夫人（太尉侍中）設文 二十〕 |
| 〔希貞〕和尚捨墮 廿一 | 魏尚書新市後勅立地宅功畢慶贊 廿二 |
| 〔□□步杜將軍慶〕十王堂 廿三 | 尼大德貞信慶功德 廿四 |
| 金剛磔慶修功德 廿五 | 〔希貞和尚慶百部法華〕經〔畢〕 廿六 |
| 先修十會 廿七 | 西隱三藏慶功德酬願 廿八 |
| 〔雲陽和尚捨墮文第 廿九〕 | 侍中郎君博士為韓夫人〔設文〕 卅 |
| 延安太保為侍中生日 卅一 | 〔□□和尚慶經文第 卅二〕 |
| 西隱大德度人設 卅三 | 通惠禪院真寂大師慶千佛文 卅四 |
| 〔淨觀大師慶願文 卅五〕 | 田僕射慶修宅 卅六 |
| 侍中於天王院勅置鍾樓動土 卅七 | 〔□□□社眾造佛〕涅槃 卅八 |

以上篇章敘事都是實際歷史人物所舉行的各式功德法會，無不與《雜集》中的齋會文字兩相對應，更顯得它們絕對不是孤零零的個別存在。

可貴的是《雜集》中的一些篇章，在傳統文獻中已經亡佚，敦煌文獻除了王梵志詩尚存五、七言為主的詩各一首外，也全已絕跡，然而論其根砥，卻是發源於河西酒泉、敦煌一帶，如篇末〈隱去來〉三首，其緣起根據是：

祈嘉字孔胤，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胤，祈孔胤，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³⁷

若非敦煌也保留了王梵志詩，詩中又有兩首不同形式的〈隱去來〉，恐怕就看不

³⁶王三慶著《敦煌佛教齋願文本研究》，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台北新文豐出版，2009年02月，第259～328頁。

³⁷參見魏徵纂修，《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列傳〉（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標點本），第2456頁。

出酒泉敦煌一帶人物對於中日兩地後來文獻的影響力了。

凡此數點都可以看出，《雜集》中的其他文字不但可與敦煌文獻從事一東一西的遙相呼應，更保留了中土已經亡佚的作品，其珍貴更是不言而喻。

四、結論

聖武天皇《雜集》正是日本國東大寺正倉院典藏的珍貴文物，如今既有原卷的翻拍複製，更有名家平野顯照的整理及解說，的確有功於學界。然而可能受到篇幅的限制，仍有些許的不足或錯誤，如「歸去來」的首數，以及其它篇章文字的標點句讀，值得一再商榷的地方，除了筆者例舉處外，仍有不少還可多作討論，如今限於篇幅，僅能點到為止。至於這批活躍於六朝，以迄於唐代開元年間以來的人物，也可稍作補述之處。

由於《雜集》錄寫的詩文大抵中土已經亡佚或不全，致使其真實性及正確性無所對應。如今隨著敦煌文獻大部分的出版問世，從中往往能夠看到書內的這批詩文有了直接的迴響，或者互有優劣爭勝的地方，終使文獻在輯佚功能之外，也具有校勘的功能。甚至可以看到由彥琮法師（556-610）原作之〈願往生禮讚偈〉，經過善導大師以後到法照，對於六朝淨土思想的選擇與變易，透過不同的文本資料，自有不同的詮釋與發揮。更從〈十六觀詩〉、〈淨土往生讚〉、〈九想觀〉等的承繼與創發，在在都可以看到一東一西之間文獻史料的遙相呼應和迴響。縱使沒有直接的對應或共振，這些文獻往往也有其共時性的特徵存在，並嗅出當日時空中所共同擁有的各式法會道場，處處飄揚著仕女衣香及茗煙繚繞的氛圍。

【後記】

感謝高田時雄教授之邀請發表論文，並有幸得到玄幸子教授之特約討論，辻正博教授也賜予〈小野勝年遺稿宸翰雜集譯注（一）、（二）〉一文；更令人感動的是丸山裕美子教授不但對本文提供其先前曾經研究的相關課題，又將其大作《正倉院文書の世界——よみがえる天平の時代》持贈筆者，對於正倉院所藏文書的掘發多所啟示，探討相關的問題既精且細，成果十分豐碩。其後又賜贈東京女子大學古代史研究會編著《聖武天皇宸翰『雜集』・「釋靈實集」研究》，這是讀書會中多位學者細緻的註釋和研究（內含有富由紀子教授之文，亦提到《雜集》最末三言四句近於天台宗二祖慧思（517~577）座右銘文，與 P.2104、S.2165 的部份近同）。至於落合俊典教授則提供有關「《釋靈實集》十卷」傳到日本的紀錄（讀書會編著丸山裕美子教授解題部份亦有追索）。以上數位學者提供之珍貴意見及資料，對於本篇論文之補實助益甚大，除了適當的斟酌採納或加以註明回應外，並特別致予深沉的敬意與謝忱。

（作者為台灣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